皇清經解

478
126

仁
478
126

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一

讀書脞錄

仁和孫侍御志祖著

易贊

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見水經注溳水篇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案書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儒買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葢謂古文尚書之學然則所謂贊云者乃書贊尒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閻何兩家亦未舉正

鄭氏易

自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易宗輔嗣而鄭學漸廢宋王厚齋始

袁輯爲書近惠定宇復加補訂甚有功於來學然有非康成易注而誤入者數則一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案此出漢書劉向傳鄭氏注非康成易注也康成於彙字作夤云勤也見釋文而反遺之一小過亭利貞云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案此乃易緯乾鑿度之文非注語一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案此則鄭乾鑿度注而非易注也一君子知微知章云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案此出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易注不云鄭注也古經解鉤沈作失名注一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云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案後漢書崔駰傳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章懷注引鄭注易鑿度曰云云所以解本文扶陽順陰與上文可觀而後有所合義不相涉以此爲易注尤誤吾友丁小山杰始一一訂正之

易文言

易乾坤二卦之文言傳爲夫子十翼之一見正義次於上下繫之後鄭氏注易亦文言自爲一篇故全書久佚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宋時尚存見崇文總目蓋今之混文言於彖象後者自王輔嗣始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佑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爲大通而至正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爲實義元利爲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

苞桑

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案苞桑桑之堅固者不當以爲危亡之喻鄭注得之通鑑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詔云家無完堵地空苞桑多根亦可證

尚書釋文本異

左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陸德明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穎達正義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尒據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陸孔竝在唐初而經文已互異若此釋文本單行後人附入注疏往往改陸以就孔頗疑此克字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

虞書

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

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志祖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

柳谷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志祖案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禮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是康成本正作柳穀竝不讀柳爲昧也且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邪（閻若璩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而出其地也 九經古義云鄭注尚書依賈逵所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未詳所據）

蔡祖

宋人每稱太祖爲蔡祖昌知錄引之甚詳益本書歸格于蔡祖偽孔傳以蔡爲文沿用之尒（鄭康成注亦以蔡祖爲文祖見詩周頌我將正義 今案書之蔡祖卽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蔡禰聲相近釋文云蔡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偽傳多同王注而此獨襲取鄭義何也

幽洲

書流共工於幽洲當從孟子作幽州卽釋地所謂燕曰幽州是也（史記作幽陵）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繞其旁从重川谷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志祖案今毛詩尒疋竝改从俗作洲此處偽孔傳有水中

可居者曰洲一語衛包之徒不察遂并經文亦加水旁其實九州之幽州從無作幽洲者正義仍作幽州艮由文多不能盡改尒書中此類甚多讀者當一一證明之

丹朱鼻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鼻乃知丹朱鼻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鼻盪舟則罡水行舟之事是已鼻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鼻而後禹稷志祖案論語鼻盪舟自孔安國注以澆爲鼻而集注因之實則澆之盪舟於經傳無所據也鼻盪別是一人尒斗南此論頗有理然以先羿鼻而後禹稷爲次序亦失之疏然則羿善射鼻盪舟何以羿先於鼻乎或以羿爲堯時彈日之羿亦未必然堯時之羿未聞不得其死也斗南以孟子逢蒙殺羿爲堯時之羿不確

三品

詩大賂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僞孔傳本作璆鐵銀鏤尒疋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銀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僞孔傳

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以疑僞傳出於肅造也

孥戮

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戮是刑戮之意非必竟殺之也孥戮者戮之以爲奴孥奴古通字周礼鄭司農注引尚書曰予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亦作奴戮古者罪人不孥解作戮及妻子者非兩戮字本一義殺人于社經典無徵用鄒子于次睢之社衰世宋襄之所爲豈三代之法哉

柰何

古文尚書之僞至今日而論定不必回護亦無庸掊擊近之攻古文者吹求於字句之閒轉滋口實使毛西河至今存必有續冤詞之作矣如桐城姚姬傳左傳補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柰何申叔展薳啓疆皆楚人故左傳止此一處稱柰何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竟忘却召誥有曷其柰何勿敬之語僞古文自襲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人也

優賢揚歷

堯典正義曰鄭注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憂腎陽不可解予讀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始悟正義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蓋康成尚

書本以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又以下歷字屬上作句尒雅釋詁漢成陽
侯唐扶頌云優賢颺歷

攷定武成

疑武成有錯簡者自唐孔穎達始至蔡傳竟別載攷定武成于後然明儒如歸震川近儒如李安溪猶紛紛改易迄無定論今反復讀之知武成之錯簡僅丁未祀于周廟與既生魄兩節尒益以厥惟四月哉生魄之後律厥志四月既有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乃倒敘于前其爲脫簡無疑若正義疑無作神羞之語不結而以既戊午至血流漂杵皆屬史詞云當承白周于征伐商之下則誤矣夫當日禱詞無作神羞之下或尚有如荀偃禱神嘲瞷

禱祖之云而武王之告百官原可不具述惟孔氏以既戊午以下皆屬之史詞則前後之紀日既倒而詞亦不結因輾轉疑誤若以戊午師逾孟津爲武王追敘之詞自天下大定以上俱屬王言則文義完贍亦可無孔氏大聚百官唯誦禱詞之嫌左傳載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見昭七年則數商罪以告諸侯當孔壁未藏之前屬讀顯然後儒亦何所庸其攷定乎

洪範無錯簡

洪範惟辟作福二節或疑與三德無涉移置篇末五福六極之後案正義云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儀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經文連屬自有深義宋儒憑肊改經于武成洪範二篇顚倒錯亂幾不復有聖經之舊夫洪範不獨今古文具有太史公全采其文入史記宋世家中竝無錯簡乃必欲割裂補綴不知何意然九疇俱有演詞而八政仍不能補其闕此亦猶蔡氏之改定武成而以爲猶有闕文者也

曰蒙曰驛

經傳作蒙驛疏作雾圍葢衛包所改而疏本單行尚存古字今正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雾那疏引洪範曰雾鄭注云雾聲近蒙則知經文本作雾字而康成讀爲蒙也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圍圍明也卽引洪範此文史記宋世家作渤乃弟字之譌說文圍字注尚書曰圍其下又云圍玉篇廣韻此下有古字升雲半有半無

此叔重自釋圍字之義而洪容齋以圍圍連讀并作一句爲逸書誤矣又案周禮太卜注引曰雨曰濛曰蒙蒙同曰圍曰尅貫疏引孔注云蒙謂陰闇闇氣落圍不連屬然則僞孔傳亦尚未改字後人因改經而并改傳尒

康誥四十八字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此康誥之本敘也下文在茲東土正與篇首東國相應成王既滅武庚乃得以殷餘民封康叔所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卽衛地也若武王時則衛地已封武庚矣安得又封康叔乎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康叔

之不封于武王時亦明矣宋儒徒泥于朕其弟小子封一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而又與篇首四十八字不合則以爲此洛誥之文不知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康叔亦猶多方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朕其弟之朕周公自謂也明乎康叔之非武王所封則四十八字決非錯簡夫然後可以讀康誥（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棐字

朱子文集云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尒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敘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眞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益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尒疋也志祖案尒疋釋詁明云弼棐輔比侑也郭注引書天畏棐忱爲證則棐之訓輔源尒疋眞漢魏以來相傳之古訓豈可以其出於僞孔傳而疑之乎漢書孔光傳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顏師古亦訓棐爲輔唯燕刺王旦傳毋作棐德師古曰棐古匪字也朱子語本此尒然書中棐字正不必盡作匪字解

迪惟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傳云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不過以道字釋迪尒未見其爲迪字斷句也書中多用迪惟字君奭迪惟前人光即此句例正義竟以古之人迪四字爲句誤

霍叔

僞古文蔡仲之命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正義云霍叔不監殷民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案此則孔氏之肊說也管蔡霍爲三監若霍叔不監殷民則止二監矣當管蔡流言之時不與朝廷同心者應不止霍叔一人何獨降爲庶人乎蓋霍叔亦監殷而同畔但其罪較管蔡爲輕故寬其誅放尒至路史後紀卷十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絕不見所出周書作雒解但云管經而卒羅苹注乃云周書管叔霍叔經死恐誤然于此知周公所謂誅管叔及致辟者非必手刃之也不得以殺兄爲周公疑矣

荒度

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蘇氏連上荒字作句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貢曰予荒度土功以尚書大傳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證之似鮮度卽荒度之異文蘇讀爲優（丁小山云輯尚書大傳者讀困學紀聞破句以鮮度二字連文致有此誤）然周禮太宰之職鄭注又引書度作祥刑以詰四方則仍以荒字屬上讀而刑字上又似有缺文蓋古書句讀之難是正者多矣（漢書刑法志穆王眡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齊詩

王伯厚詩攷所載齊詩僅十餘條然其中如匡衡伏湛蕭望之之流不過因本傳有習齊詩之語卽以所說爲齊詩尒惟翼奉傳所云五際之要則明指爲齊詩也漢書地理志所引齊詩子之營兮自杜漆沮班固時齊詩未亡猶可證據至宋人如洪氏邁董氏逌晁氏說之中范氏處義所述齊詩俱屬肊說齊詩魏代

已亡見隋書經籍志宋人更何所案據邪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之詩見新序節士篇劉向世學魯詩者此蓋魯詩說洪容齋以爲齊詩誤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此五經異義引韓魯說見周禮鍾師疏范處義解頤新語以爲齊詩章句亦誤也

毛詩置弟子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疑袁紀之言非實也或暫置而旋罷全謝山先生云毛詩之立學官在魏黃初時者近之吳陸璣草木疏云魯齊韓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後漢書儒林傳序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毛詩穀梁左

毛傳非毛萇

世傳詩毛傳爲毛萇作葢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長長萇通傳詩是爲毛詩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十卷漢河閒太守毛萇傳然攷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敘以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康成元恪距毛公較近當得其眞然則作詩傳者毛亨非毛萇審矣正義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維參與昴

詩維參與昴毛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也月象陽之開西方之宿故字从卯卯卯酉字並从卯不从卯卯即酉字卯爲二酉詩昴與栩猶爲韻當讀爲留釋文音卯非也劉字亦从卯而識文有卯金刀之說大抵識文多近鄙別字如口天爲吳水丑木爲梁之比豈足爲典要乎

韓詩外傳引衞女詩

韓詩外傳二載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忘或疑此論柏舟之詩衞女謂共姜予謂共姜非衞女也此蓋

傳母而言於衞侯衞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卒有翟難而許不能救事見列女傳故外傳此下即引載馳之詩以證之外傳引詩有與本事不相比附者有即述本事者此其例也

流離

毛氏奇齡續詩傳鳥名卷云流離惡鳥名即梟名之別出者也詩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此引比以爲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聞也後衞果爲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通況漂散何云之子邪志祖案西伯戡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偏近紂都故也而祖伊奔告蓋紂都朝歌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偏近紂都故也

衛卽殷之故墟黎亡而商震黎侯失國而衛亦爲狄所滅唇亡齒寒勢所必至則以流離惡鳥喻狄於情事正合古訓相傳如此自未可輕易然集傳以漂散解流離所云流離之子猶言流離之人也西河泥子字而極詆之亦過

釋文誤入注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見春誓傳儀禮士昏禮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壻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唐人成會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予於此益信讀書之難也

十月之交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正義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因學紀聞引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閻百詩云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劇卽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月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志祖案康成果攷得日食在幽王六年建酉之月不應作譜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屬之厲王時自相違反蓋黃初以來治歷者始課日食疏密而攷此辛卯日食則疑出於後人之傳會也

杼柚

揚雄方言云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案此蓋

釋詩杼柚其空之義言東國土木之役不堪其苦也疑三家本有此解而方言用之鄭箋云譚無他貨惟有絲麻尒今盡杼柚不作也說似迂

行葦

漢儒相承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德化篇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其義竝同

彼徂矣

古讀彼徂矣爲句與上句彼作矣爲對今改徂作岨而讀彼岨矣岐爲句誤也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多其字尒正釋詁夷易也邢疏亦引詩岐有夷之行竝可證韓詩外傳谷三引詩同

亦服爾耕

詩亦服爾耕亦有高廩鄭箋俱訓亦爲大右亦奕字通國語奕世載德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竝作亦世孔穎達正義云亦大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然則孔氏所見唐初之本詩作亦字不與尒正同也乃日本七經孟子攷文據其國足利學相傳之本經注俱爲奕字明係彼國淺人所改攷文中所

言足利本大率類此學者無輕信爲古本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一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讀書脞錄　仁和孫侍御志祖著

以字爲謚

左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明陸貞山粲左傳附注云鄭氏駁許愼五經異義見史記集解引此傳云諸侯以字爲氏今此以氏作謚者傳寫譌也杜攷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强解之志祖案杜讀誠誤然謂謚爲氏字傳寫之譌則未必然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二文康成讀左傳以謚字絕句而本文之作謚不作氏有明證矣駁五

經異義書已久佚其引此傳文作氏者恐轉是傳寫之誤夫以
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四字該之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
族不嫌詞費乎穀梁傳孔氏炎字論
也范甯注以字爲謚

城小穀

左莊三十二年傳城小穀爲管仲也顧亭林日知錄據范甯穀
梁解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志祖考春秋之言穀者除
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
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
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諺誤
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
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
注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盧縣城縣中有管仲井以實之尒今經傳
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
預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

王族

左成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攷證齊氏召南云
前後文皆作王卒疑此文亦當作王卒但襄二十六年傳聲子
述苗賁皇之言亦作王族尋文攷義王卒則應比他卒良不應
王族竝能良也且古本若係王族杜必有注今無之恐本是王
卒後人因一處誤作王族遂兩處均改而從譌也志祖案族字
不誤杜注偶略尒不但左傳兩處竝作王族楚語亦有此文韋
昭解曰唐云唐固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其解族字最明確安得并左傳國語之文盡以爲字誤乎

生而賜謚

困學紀聞云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何義門云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脫二十年衞侯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志祖案注皆未死句絕言二人皆未死也即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謚之說玩傳終而言之句語意自明宋槧不全本左傳四卷今藏揚州阮氏隨文選樓（相臺岳本有未字）

封父

祀記明堂位崇鼎貫鼎封父龜左傳定四年封父之繁弱鄭康成杜元凱注竝以封父爲古國名葢寶龜大弓二物皆得自封父故繫之以其國公羊傳所謂器從名也近姚姬傳左傳補注以封父爲龜名猶句僂之類其說太僻且以封父之繁弱謂封父及繁弱與夏后氏之璜之字句例不一亦未必然也後世氏族譜雖多依託然如封氏之本於封父以國爲氏確有依據豈眞爲鄭杜所誤乎

太宰嚭

左傳哀二十四年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于越杜注云嚭吳臣也案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事見史記吳越世家伍子胥傳又見吳越春秋二說苑雜言篇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此時

安得有太宰嚭乎陳句山先生云吏公必不誤恐二十四年之太宰嚭又是一人而杜注誤也志祖謂越初滅吳時未必誅嚭越之誅嚭當在季孫納賂之後吏公特因滅吳而牽連書之尒或曰是時陳亦有太宰嚭見禮記檀弓然季孫因嚭而納賂於越則不得謂是陳之太宰也

孔子生

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案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尒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左襄三十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公羊經衍文

公羊經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同盟于幽案二傳皆無公字此經公字衍文也後十九年傳注云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疏云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亦言幽之會莊公不往董子學公羊者也然則公羊經無公字斷然矣

公羊傳脫文

攷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注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賈公彥疏引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文爲證志祖案今本公羊傳但有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而無天子僭

天之語蓋今本脫也賈氏所見唐本猶有此四字天子僭天其義甚精非秦漢以後儒者所能道也

儀禮稱士禮

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近儒江愼修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尒志祖案儀禮之稱士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係士禮漢儒因有士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語竟謂傳士禮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又將何解儒林傳秦焚書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大燭

儀禮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石經無大字錢竹汀先生云閽人爲燭于門外與大射之文合今本燭上多大字志祖案注云作大燭以侯賓客出疏云此閽人爲大燭于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據此則注疏本此處首有大字不必援大射文以爲證也恐石經誤

大史

儀禮大射儀云大史在干侯之東北石經大史監本作大夫誤也上文已云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不應複言大夫之位陸氏釋文云大史音泰後大平大師大史皆同可證乃監本既誤爲大夫併將釋文語刪去遂不可尋究矣張爾岐儀禮句讀本不誤

小戴刪大戴

戴東邍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云隨書經籍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者不足據也吾友錢廣伯馥則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不足據也吾友錢廣伯馥則云晉司空長史下邳陳邵字節良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禮見釋文敘錄則隨志以前已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隨志之言固自有本也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附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

八十九十曰耄

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那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志禮案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此文正與札記暗合然白虎通上文言君幼稚唯攷不黜則不當但言八十九十也似從今本爲得近盧刻白虎通已據曲禮改正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

冠毋免

曲禮冠毋免集說云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言吉凶皆當著冠不可脫去尒與注疏音訓俱同竝不音問觀其注檀弓免焉始詳免制而音爲問則此處如字讀可知也學者但見注有喪冠二字遂誤讀問而補正卽以此糾陳氏之失過矣

穉曰明粢

曲禮穉曰明粢正義載隨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惜不詳著其說惠定宇九經古義中引周禮大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祭邑獨斷得其三證餘亦莫能詳也或曰詩以我齊明朱子云齊與粢同曲禮曰穉曰明粢此句之明證乎志祖案嘗烝二齊明便文以協韻言烝嘗可也明粢一名協韻言齊明不可也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正可爲古本無此句之證

檀弓句讀

檀弓討敝邑之罪又從而赦之師與正義以又從而赦之句師與二字自爲一句非也當從謝疊山以師與二字屬上爲句與上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相應如此讀解方合

王制

禮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釋文同）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剡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禮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余鄭康成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社穉之牛角尺

詩有梂其角毛傳云社穉之牛角尺正義云王制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王制賓客二字或即社稷之譌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禮緯宗廟社稷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與王制異公羊僖三十一年注用禮緯說　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引王制賓客之牛尺

逸周書月令

逸周書闕月令篇或取呂氏十二紀以補之非也馬融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炎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禮司爟鄭司農引鄒子說與此同召誥正義引三日粤朏盖漢唐時此篇猶存也那疏云其詞今亡則宋時始佚余集文與十二紀迥異

是察阿黨

孔子云是察阿黨

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與上文舉趨筮占兆審卦吉凶語意不相聯屬疑有脫誤據七經攷文云古本足利本作是月也宋本標題亦作是月然則今本是字下脫月也二字余呂氏春秋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北史何妥傳引

曾子問脫文

禮記曾子問云夏后氏三年之喪既窆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文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竝言之未爲非也志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興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

禮案何休公羊宣元年注引孔子語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疏云曾子問文則知此句當從典國本作經文明矣集說本無此句

檜巢

禮記夏則居檜巢七經攷文云古本禮記作橧巢家語亦作橧句解本音魯予向載其說於家語疏證中德清許周生不以爲然曰鄭注謂聚柴薪居其上蓋與尒正豕所巢橧相近釋文橧或作增皆與橧同音不當作橧攷文未可信說文橧大盾也何巢之有廣正橧棄巢也

蕃鼠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鼠正義蕃赤也周尚赤案蕃字鮮有訓爲赤者尒正騷繁鼠騷鄭注引禮記此文作繁鼠繁蕃義同那說所謂鼷鼠繁多而美者得之鄭注無文恐亦不以爲赤色也

學記句讀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以大學之教也時絕句正義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退息必有居絕句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學字自爲一句益總下諸目也集說則以時字屬下句學字屬上句然解居學爲燕居之學說究牽強不如舊讀之爲安

始駕者

學記始駕者反之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孔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在車後而行則正義本無馬字明矣今注疏作始駕馬者誤

孫心

邶記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九經古義云宋監本邶記孫心作愻一字誤爲二字也引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愻爲證志祖案愻順之愻經典相承省作孫字其作遜者俗字尒然惠氏以緇衣一字誤爲二字則非也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遯心句法一例若删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愻豈復成文乎且有字亦無著矣

貍首

邶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注貍首逸下云會孫侯氏是也案以會孫八句爲貍首之詩固未見有確據熊朋來經說又以大戴邶投壺篇弓既平張八句謂亦貍首之詩云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第三章也亦鑿空肊說至吕氏引原壤歌兩句傅會貍首逸詩尤屬悠謬江慎修羣經補義取之以女手之卷然女爲尒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云貍首者樂會時也不思邶記下文明云諸侯以時會于天子爲節而可解爲室家會遇乎貍首逸詩無攷其義當如鄭儀邶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釋文首先也）因以名篇（劉原父云貍首即鵻巢也篆文貍似鵻首似巢）

大夫士無主

鄭康成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賈公彥儀邶士虞邶疏遂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蓋以士喪邶虞邶俱不言作主故也然大夫士果無木主神將何所式

憑以幣主神久則朽壞非孝子事親之道益賈氏疏度之詞尒
左哀十六年傳衛孔悝使貳車載祏於西圃杜注祏藏主石函
可爲大夫士有主之的證孔穎達云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
之皆狃于鄭說而不知其非也後魏書禮志嘗辨之公羊文二年注云主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云
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

大戴禮錯簡

大戴禮勸學篇珠者陰之陽也一段凡七十四字與上下文語
意不屬疑他處錯簡也管子侈靡篇有此文孔廣森補注云前
文有珠玉故旁及之

四戶八牖

大戴禮盛德篇今本別立明堂篇誤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盧抱經先生據續漢志注定作八牖牖與窓通云
若是每室之數下可不必再贅并援白虎通辟雍篇八窓象八
風四閨法四時爲證志禮竊以爲不然此書古本作八牖非八
牖也禮記明堂位疏載五經異義我引戴禮說盛德記明堂凡九
室室四戶八牖其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正作八牖且下句增一
其字則爲總計之數義更明顯使改八牖爲八牖將四戶亦可
改爲四閨乎四戶八牖與四閨八窓言各有當也不必合而爲
一且下文又有九室十三堂室四戶戶二牖古人文章正不嫌
複又何疑於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語爲贅設乎

孔安國論語注

何晏論語集解敘既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

傳乃其所集諸家之說仍有妄國注語後之疑僞古文尚書孔傳者往往據論語孔注以爲證今讀海寧陳仲魚鱣所輯論語古訓摘其就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注云鄙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謂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大可疑者子乃歎古來僞書何限惜無明眼人道破介若僞日本孝經古文孔傳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其謬妄不待言矣

康成解論語

書湯誥正義云鄭解論語用元牡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受終文祖文祖總祭五帝也案國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益其時古文湯誥未出故舊書相承以曰字屬上句亦命禹爲句於詞亦順然予小子履句不知康成作何解想必不以履爲湯名介據大戴禮少閒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竹書紀年稱商侯履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或以論語履爲湯字之誤尚書古文訓大謬湯非名也豈有告天而自稱予小子湯者乎

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二書衡量之則孔傳贋而皇疏似眞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僞撰然經文與今

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已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也子漏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義疏本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爲異域之祕書斯可矣

三歸

論語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朱子則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善說篇志祖案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尒詩新臺敘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娶之杭堇浦先生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也管仲儕諸侯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亡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禮者

管仲非仁

管仲才優于德輔翼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元不可殺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其功尒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豈有夫子而輕以仁許管仲乎自孔安國誤解而集注因之後世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尒不知齊論之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也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閒乎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誙人見釋文初疑其說之不經後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誙正義云誙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誙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誙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誙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康成解經悉有據依未可輕詆安得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乎

友便辟

論語友便辟辟字凡四解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而集注從之者也馬融注云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此讀辟爲避也公羊傳定四年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又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

趙岐注孟子

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引趙岐本傳岐京兆長陵人年已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爲貶議中常侍唐玄爲京兆尹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易姓名與其從子嗣（范書作戩）逃竄憩息於濟岱之間有安邱孫嵩年二十歲（范書十餘）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唐衡玹輩死因赦乃出志祖案所引趙岐本傳與范蔚宗後漢書小異其所云藏複壁三年注成孟子此事范書不載但

云藏穫壁中數年岐作戾屯歌二十三章而已傳未著要子章句劉貢父校要當作孟以岐注孟子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何氏所引豈出謝承書邪元時謝書尚存未可知也錄之以諗讀史者

孟子章指

趙岐孟子章指爲作僞孫宣公疏者刊去近山東孔氏得影鈔宋本刻之始復臺卿之舊然其中疑文滯義有未能盡明者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云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桐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不愼則有患矣案好謀臨事之語與本旨全司馬光集注云桐桐也無關涉而畏失言之解又似牽合上章易言無責來其下乃接以故曰師哉師哉云云語意前後不相聯屬竟不知其何所指也

孟子異文

孟子注疏本有與集注本異者故行者有裹糧也注疏本作裹囊案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自作裹囊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可證放勳曰曰注疏本作曰孫奭音義云曰丁音駙或作曰誤有攸不爲臣注疏本爲作惟案趙注云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則古本自作惟字政不足問也注疏本與間多一與字夫子之設科也注疏本子作予趙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則夫當音扶益以此爲孟子之言也集注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注疏本作萬子曰趙注

云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說固迂曲然經文自作萬子無疑志祖謂七篇萬章所輯故於篇終特著萬子以表異之亦如論語有若所錄故篇首大書有子曰正其例也向來訓詁家罕有及此者

孟子異讀

趙岐注孟子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嚴九能嘗語予以趙注證古文尚書之僞者二事一瞽瞍亦允 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順非也一若崩 句厥角稽首 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民厥角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爲

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顙可證古讀

鄭注孝經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竝疑其僞南史陸澄傳云康成自敘所著衆書亦無孝經此爲明證一說是康成孫小同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國者尤不足信大唐新語開元初劉子元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今驗孝經非鄭康成所注凡十二條

鄭尒疋注

周烈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尒疋北極

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魄寶此文曜鉤注語非尒疋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列之康成尒疋注誤矣隨書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亦疑誤

三商

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商字內从八不从十故釋文無音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夏文莊蓮花漏銘云五夜持籌三商定夕見困學紀聞亦以商字作平聲用王應奎柳南隨筆譏韻瑞以三商收陽韻爲誤非也

河徙

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案此事不見於史記周本紀周有兩定王前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如果有河徙之事春秋豈應不書且春秋是年書大旱尤不應有河徙事此必後之定王亦稱貞定王者也本兩字譌後人从省或單稱定王尒子嘗以此說質之丁小山亦以爲然竹書紀年貞定王六年晉河絕于扈

鞠躬

論語鞠躬之躬字與窮同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可證益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丁小山語予云攷工記容不容只論門之廣狹不論高卑則人公門之鞠躬非曲身也且曲身則升堂轉易傾跌執圭亦不能平衡孔注斂身自專釋如不容三字非釋鞠躬其說最精核足補皇邢兩疏之遺廣正劉謹敬

也劉昭郡國論語之鞠躬史記魯世家鮑鮑如畏然徐廣音窮窮

苟敬

說文苟字云自急敕也已力切字从艸與艸部苟字音義迥別儀禮燕禮聘禮之賓爲苟敬俱當作急敕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苟日新亦然此說予得之謝東墅少宰足以補盧學士儀禮詳校所未及

鬱陶

孟子鬱陶思君尒本有憂喜交集之意故下文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雙承之尒正釋鬱陶爲喜其義未盡王逸注楚詞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僞孔傳訓鬱陶爲哀思又但有憂而無喜亦非也惟廣正云陶喜也憂也始得之

盖陶字兼憂喜二義雙言之尚曰鬱陶

濬溱同韻

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非鄭水也鄭水作濬水經注同今詩及春秋內外傳孟子竝作溱洧誤也近人以溱从秦聲在真臻韻濬从會聲在蒸登韻詩首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反疑說文水經注爲誤志祖攷廣韻溱字濬字竝在十九臻內云濬水名在鄭國此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據此則不得以濬韻不協爲疑矣

碬碫二字

說文石部無碬字但有碫字注云礪石也從石叚聲春秋傳曰鄭公孫叚字子石徐鍇繫傳云木華海賦碫石詭光是碫石文

也案文選海賦作瑕石詭暉注引說文瑕玉之小赤色者亦不作碬今春秋左傳書公孫碬作公孫段誤也痕加反志祖案詩取厲取鍛釋文鍛本又作碬丁亂反說文云碬厲石是厲石之碬當从段而不從段音丁亂反而非痕加反明矣左傳鄭公孫段印段一字伯石一字子石皆不从段可證也玉篇碬厲石也別出碬字云下加切礧碬高下也益說文本有碬碬二字今本脫去碬字之注又脫去碬字而以碬字之注入於碬字之下楚金不攷而誤音之反以今左傳作段爲誤則謬矣九經字樣云碬音霞見春秋亦誤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三

讀書脞錄續編

鄭易

學海堂

仁和孫侍御志祖著

朱子記嵩山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日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淳于俊問對之語以爲連合經傳輔嗣實本於康成志祖案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徙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其二篇爲上下經而十篇則十翼也費直以十翼本解上下經故不自爲章句非變亂十二篇之舊也戴東原先生嘗辨之矣志祖則謂十二篇次弟康成亦未嘗改易高貴鄉公所云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

而注連之何也蓋謂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仍自爲一書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己注附於經文者不同故帝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氏何獨不謙也康成注經未嘗輕改一字宰有變亂古經如是邪然則以傳附經實始亂於王弼以爲始於費直鄭康成者皆誤

不耕穫不菑畬凶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乳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海寧俞潛山思謙云卦名无妄若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莫妄於是所以凶也利有攸往利往而耕之菑之也未知何時誤凶字爲則字說此爻者每爻周旋委曲之詞不知

惟必耕而穫必菑而畬故記引以證先事後豫之義若不耕穫不菑畬而无凶記又何爲引之邪志祖案俞說甚是竊疑古本周易但有凶字無則利有攸往句若既云凶又云利有攸往恐非義也

皆甲坼

易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氏易本坼作宅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噮火亞反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鄭注本釋經文皆字之讀人倦之解與懈字同不與經之解字同也若鄭釋經解字之讀不應在木實曰果之下矣王厚齋困學紀聞引鄭注易改字皆讀如解不誤近惠定宇增輯鄭氏易作解讀如人倦之解非是

爻辭文王作

鄭學之徵莫以爻辭爲文王作易厥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也乾鑿度通卦驗足相證明見周易正義而馬融陸績等則以爻辭爲周公作其所據者四事皆非的證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謂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不應文王已自稱王不知此所謂王乃殷王非周王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漢蜀人趙賓乃欲改箕子爲荄滋然箕子之明夷本不言其囚奴也卽與彖傳同文亦無不可也至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以西鄰爲文王東鄰爲紂者本出後儒俗說左傳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者乃以春秋皆周公之孔承上省春秋而言不得專屬之易彖也否

則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亦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文王乎孔氏正義乃據此以爻辭繫之周公誤矣

泰誓

伏生口授晁錯尚書二十八篇至宣帝時民間又得泰誓一篇增入伏生書內故又稱二十九篇見論衡正說篇此一篇乃眞泰誓也雖宣帝時始得然婁敬董仲舒所述遠在漢初且伏生大傳亦引之其灼然可信如此特中下二篇時已闕佚故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多出此一篇之外馬融不知反詆其淺露於是梅賾書出反拾馬融之唾餘一一撫列而於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眞者自眞而僞者自僞也書敘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尚書大傳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佚也今觀困學紀聞所引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又云大傳之敘有嘉禾疑即歸禾揜誥疑即大誥又云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費誓大傳作鮮又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又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又云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云桑穀之祥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又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又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又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又大傳云古者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又無逸大傳作毋逸近刻大傳作無佚又云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又云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又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綦注綦讀爲綢或爲絺放字書無當作綦見儀禮士昏禮玉海云同命大傳作槃命此皆明見全書而引之者不似後人之掇拾補綴然白虎通引尚革著以穜今禮樂篇譌作振以秉周禮大師賈疏云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則知唐時大傳已無足本矣

七觀

尚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一作誠）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爲帝典以僞古文有舜典也改禹貢爲大禹以僞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繇謨下增出益稷亦與僞古文符合至六誓改泰誓尤謬予向疑僞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益信

木瓜詩傳

詩木瓜毛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案此語見孔叢子記義篇毛公不應引及益僞作孔叢者因毛傳此文摸孔子讀詩論斷之語蔓述它詩以足成之尒非毛傳引孔叢乃孔叢襲毛傳也或曰毛傳此文即王肅竄入（王肅竄改毛傳見盧抱經龍城札記）孔子語總釋木瓜全篇詩義毛公如果引之當在敘下肅知毛不爲敘作傳句無可附乃於末章竄入之以爲西京大儒盍讀孔叢之左證不知其竄入之迹可尋也然則孔叢亦王肅所撰無疑矣

蔌蔌方穀

詩蔌蔌方有穀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案以書既富方穀證之陸氏本是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轂亦無有字

賓之初筵

詩賓之初筵毛傳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

祭祀之事也鄭君則據詩烝衎烈祖之文以爲將祭而射之大射正義載王肅述毛之言燕樂之樂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日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舉重可以明輕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志祖案王肅有心難鄭曲說不足據此詩言大射不獨烈祖子孫可爲祭事之證也大侯九十弓見於儀禮大射儀惟大射得有之燕射張一侯君臣共之無所謂大侯也今詩言大侯既抗非大射而何且毛傳亦云大侯君侯矣此尤一確證

會朝清明

詩會朝清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兩說皆紆曲儗師武虛

谷儗羣經義證云屈子天問篇會鼃爭盟注一作會鼃詩盟是朝鼃爲一字明盟古通用清即詩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據在詩書未焚以前益必隱括詩義散見於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野踐膠鬲詩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

毛傳逸典

西漢經訓之存於今者惟詩毛傳最可寶貴其所徵引古書逸典孔穎達作正義已不能詳今備錄之俾讀者有所攷焉一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礼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正義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由二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

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三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鴈孔書傳亦有仁愍覆下謂之旻天語說文引之作虞書）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云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四邱中有麻傳云子國子嗟爰（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五載驅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正義云毛氏當有有翟飾傳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七株林傳云大夫乘駒入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案此與檀弓文異正義云或當爰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九魚麗傳云古者不麛不卵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豲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數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正義云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十六月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正義曰司馬法文）十一車攻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櫜閒容握驅而入

聲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

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踶古之道也正義云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獲與此不同十二又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髀爲上殺射箋云射當爲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云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十三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云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十四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輅而珧珌諸侯璗輅而鏐珌大夫鑣輅士瑂輅而瑂珌十五緜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煩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云家語書傳竝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十六篤公劉傳云葢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十七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正義云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不知所出十八烝民傳云仲山甫樂侯也正義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大夫不食粥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亦同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十九良耜傳云社稷之牛角尺二十駉傳云黑身白鬣曰雒二十一閟宮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

檀弓脫字

禮記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云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又云皇氏以爲君命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志祖案經注竝無敬子字正義何爲反覆申辨向讀至此竊疑經文有譌脫而未能決今閱日本國七經孟子攷文載古本經文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麻斬菩疑一旦釋然爲之稱快攷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王制西郊當作四郊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

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謂無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

八蜡以記四方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正義云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是經文作記字甚明而周禮大宗伯以疆辜祭四方百物鄭注引作八蜡以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者誤志祖案禮記注四方之有祭也不釋記字之義疑康成所據本爲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不同賈氏不達而以

咳而名之

內則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盖陸氏所據本作孩也案孝經聖治章疏引內則孩而名之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其笑而爲之名當從陸本作孩爲是

立容德

禮記玉藻立容德鄭注云如有予也陳澔集說則云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二說俱不可通志祖案德字本有去入二聲釋文云德如字得也徐音直當以音置爲正置植古字通盖言植立也周易繫辭有功而不德釋文云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直氏云德古文類置字因相亂

人莫知其子之惡

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惡謂貌醜也與孟子雖有惡人之惡同蓋此承上好而知其美言乃美惡之惡非善惡之惡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曾有惡者注貌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可證

大戴禮逸篇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爲十三卷與隋唐志卷數並同然唐人所引篇名有在今本之外者蓋卷內之篇有逸也曲阜孔檢討廣森補注敘錄云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禮記曲禮及詩魏風儀禮少牢饋食疏志祖案詩摽有梅七月正義引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一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靈臺敘正義引大戴禮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是尚有文王世子篇及政穆篇也又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服虔注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又曰在曲禮是大戴禮又有曲禮篇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大戴禮又有禮器篇也白虎通引有禮記謚法唐六典太常博士注云舊有周官謚法大戴禮謚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別名記鄭辨名記禮親屬記疑皆大戴禮逸篇

南門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星在十月時方昏伏不得云見

也孔檢討補注以初昏爲昏姻謂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案小正之言初昏者屢矣何獨於此變其例乎戴東原直以初昏二字爲衍文亦不得其說也惟震澤任氏兆麟本移下織女句於前云初昏織女正北鄉織女星名也南門見則旦南門者星名也似較有理臨海洪頤煊云四月之南門爲黃帝占云東井一曰天之南門可證以歲差法推之夏時十月東井正以初昏見東方也

世婦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尊卑不嫌同名故可俱稱世婦其得爲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賈疏乃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夫以奄人而稱爲世婦有是理乎況天官小臣上士用奄康成已云奄稱士異其賢以刑餘之人而使爲卿大夫非周公設官分職所宜有也賈氏此說顯悖經文且開後世宦官專國之禍故特正之

緣衣

周礼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緣衣鄭注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緣字之誤也案詩緣衣箋云緣當爲褖正義云此緣衣與內司服緣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緣衣言色明其誤彼緣衣宜爲褖衣故此緣衣亦爲褖衣也據此則周礼經文本作緣字鄭破緣爲褖云字之誤而賈疏以爲緣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爲字之誤也若緣與褖何得云聲不相近乎葢賈氏所見本猶不誤也然釋文云緣或作褖同吐亂反沿譌久矣

儀禮識誤

儀禮聘禮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朱子云諸本經末有辭字注無複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云以注疏攷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葢傳寫者誤以注文爲經文也當減經以還注志祖案上句言敢者敢不辭也下句言敢者敢不對也若句末增一辭字則對曰非禮也敢六字可省經文不如是之繁複也此沿唐石經之誤（義疏殿本供無辭字）

從爲之服報

儀禮喪服傳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注無文疏云此母爲父已服斬衰三年故子爲之一期以從爲二字連讀（說本馬融非也）王肅讀從字爲句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之服不從則不服此說得之葢與繼父同居者也否則繼母改嫁已同路人矣何服之有報字自爲句亦當如雷次宗說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疏謂感恩者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亦非

學海堂

讀書脞錄續編

仁和孫侍御志祖著

左傳字誤

左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武虛谷羣經義證云師當作吏聲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蓋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它官分職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薰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據證今傳本皆作太師蓋如祀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尚書大傳作

太師相沿致譌而杜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旜動而鼓

左桓五年傳旜動而鼓釋文旜說文作檀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案說文旜字自在於部與从木之檀名柏葉松身者字義迥別且孔氏正義明云說文有異本也攷說文旜字注引春秋傳旜動而鼓又詩曰其旜如林今本毛詩作會蓋左傳古本亦是會字釋文當云會說文作旜傳寫誤尒

用寶珪于河

左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案漢書五行志中上載此事云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本有沈字也且襄三十年傳用兩珪質于河句例相同彼文有質字此亦當有沈字

王尹

左昭二十七年傳楚莠尹然王尹麇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尒其莠王之義不可解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案下文有工尹壽則此處不得爲工字矣錢唐梁處素履繩云服說非也官名豈可加以王號王尹者玉尹也古人作玉不加點所謂三畫平均也新序雜事第五篇載卞和獻璞荆王使玉尹相之論衡對作篇引作王尹可證

公羊脫文

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著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經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唐石經亦有）公羊經文偶脫尒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何休公羊注謬

何休墨守公羊然有本非傳義而妄生穿鑿者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情事之常無可疑者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其義亦與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已爲夫人又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其謬甚矣錢竹汀荅問引褚刑部搢升之說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以曲申何義志祖案經下有鄫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以國而知其爲鄫國之夫人也益史例之省文不當如褚君所說至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則益鑿空無稽矣白虎通嫁娶篇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或當時經生家有此說然不可爲據

公羊書石惡

公羊昭元年經宋向戌衛石惡注戌惡皆與君同名昭七年衛侯惡卒案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曲禮正義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衍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此石惡二傳皆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公二十八年出奔晉矣不應此時復列于會釋文但云國酌二傳作國弱軒虎二傳作罕虎而不云石惡二傳作齊惡是公羊舊本亦作齊惡也（疏作石惡　盬徐本誤）

鄭引公羊異文

公羊有嚴顏二家鄭康成注禮箋詩所引公羊是嚴氏春秋本與何邵公所注顏氏春秋本不同如隱二年傳昉於此乎鄭玫工記注云旅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漢石經作放）五年傳登來之也鄭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鄭周禮大司徒注引作鄙留（疏野鄙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莊八年甲午祠兵鄭詩采芑箋引作治兵（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疏引鄭氏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傳之誤）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鄭曲禮下注引瘠作漬（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同）莊三十年傳蓋以操之爲已蹙矣鄭玫工記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作已戚（今本誤蹙）操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閔二年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鄭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引作使之將兵（釋文兵則後加字）文十三年傳羣公廩鄭易文言注引作羣公慊（見詩采薇正義）故以爲周公主鄭周禮太宰注引作爲周公後宣六年傳乾然

從予趙盾而入鄭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引作疑
然從於趙盾

公羊注引緯

俗儒譏鄭康成以讖緯注經不知何邵公之注公羊引用尤多
唐時緯書尚存故疏家猶能言其來厤今備述之如左敘引孝
經鉤命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隱元年引春秋說昏斗指東方
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春秋緯所見謂昭
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桓二年引春秋
說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率率
有正七率爲州州有伯也又引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
五元士三也又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桓五

年引春秋說禮七十縣車致仕桓十一年引樂說天道本下親
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
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
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
之於質也又引春秋說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
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五者制由中也莊元年引
禮緯含文嘉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
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
勸善扶不能莊十七年引感精符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莊三
十一年引禮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又天子有靈
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僖三年引感精符卽能退

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潤雨僖八年注引春秋說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僖十六年注引春秋說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僖十九年注引春秋說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僖二十八年注引春秋說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率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又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三十一年注引禮說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三十三年注引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文二年

注引孝經說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又引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又禮天子特禘特祫文五年注引春秋說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宣三年注引春秋說三牢者各主一月宣六年注引春秋說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宣八年注引春秋說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又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成八年注引春秋說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論成十年注引保乾圖云唯天子取十二女成十七年注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襄二十九年注引孝經說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撰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襄三十年注引春秋說禮后夫

人必有傳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傳選老大夫妻爲母昭二十年注引春秋說古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五年注引樂說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三十一年注引春秋說季氏負椎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定四年注引春秋說時子胥因吳之衆隨平王之墓毀其宗廟而已定八年注引春秋說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定十二年注引春秋說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物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隨之又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哀四年注引春秋說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侯轂魯衛驂乘哀十四年注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又引演孔圖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秬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泰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著曰演孔圖中有作圖法制之狀

穀梁經有角字

穀梁哀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疏云定公哀公竝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據此則經文角字衍當與二傳同然此傳文明云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竊意穀梁經文自有角字疏據二傳而誤也

范甯穀梁注

顧亭林日知錄攷范甯穀梁集解中糾傳文者六事志祖案集

解糾正傳文者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
亂傳一事亭林失采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兩民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唯無德
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者徒以千駟
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
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那疏云此章貴德也集
注本誤德爲得遂疑其斯之謂句無着而欲移誠不以富一句
爲此章之錯簡非也泰伯章釋文得本亦作德近刻
皇侃義疏本兩章俱作得字

司存

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皇邢兩疏竝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

徐北溟鯤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
陀寺碑文庾徵揆日各有司存說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
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
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益可以證矣

刑罰不中

論語刑罰不中集解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
則有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
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
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筆解

俞潛山云韓退之論語筆解中多異字有本前人之說者有不可信者宰予晝寢作晝寢則梁武帝已有此說浴乎沂作沿乎沂則王充論衡明雩篇已作浴沂解此本之前人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二字作音則史記引此文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可并作一字也何可敢从作何敢先吾以女爲从字句同則呂氏春秋勸學篇引此文竝作从而其上文曰曾點使會參過期不至人見會點曰無乃畏邪高誘注畏猶从也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一例不可改爲先也疑此書乃託名退之者

載十一征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趙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是讀載字絕句趙又云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以載字屬下讀武虛谷經讀攷異云文選謝元暉酬隱陽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若用孟子證之於齊人伐燕章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屬上句不可易也志祖案載本訓始安可言湯始征自葛始乎書之一征與始征異文不當引以爲例則載十一征之說亦必經師相傳古訓不可廢也

作興

孟子聞文王作興近讀以作字絕句非也徐幹中論亡國篇云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蓋作興二字當連讀趙注云聞文王起興王道朱注云作興皆起也

讀並不異（離騷吕望之鼓刀今遭周文而得舉注引闕文王作與益往歸之足相證明）

孟子異讀

子前錄中以趙邠卿孟子注證古文尚書句讀之誤茲又得一事孟子引書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趙氏以寵之斷句以四方屬下讀注云四方善惡皆在己今僞古文泰誓改寵之作寵綏四方四字連讀又刪去惟我在三字殊乖文義

孟子四攷

海寧周耕厓廣業孟子四攷斷孟子游梁在仕齊之後伐燕爲兩事證合齊之威王宣王爲一人潛王時事皆確惟以威宣爲一則凡國策史漢諸書皆不足信疑未必然也史於魏之襄哀可灼然知其誤分者以有竹書紀年可證尒若齊之威宣則未有明證也其引莊子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以田完數至威宣正得十二世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尤非是十二世而有齊國原指威王以齊康公奉於威王初奉邑盡入田氏故云本不當數宣王且欲證伐燕之爲宣王亦不必移威王之年下屬宣王而後可也惜耕厓下世已久無從質正矣

孟注古事

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注云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讐是也僞疏不能證明但云此益史傳之文志祖案陳質益人姓名音義云質本亦作賈長當讀爲長幼之

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書嘗類此借交報讐史記貨殖游俠傳俱有此文漢書朱雲傳借客報讐師古注借助也藉與借同

鄭俾孝經注

歸安丁小山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當是鄭俾非康成并非小同志禮案孝經注果屬鄭俾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俱憒然不辨益自有鄭俾注孝經觀徐彥疏云與鄭俾同與康成異則俾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俾名氏無由知其裔里也錢唐梁曜北玉繩云鄭俾爲魏侍中有荅魏武帝金縢之問見續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俾篤學大儒爲武德矣敘傳敘卽魏明帝也則俾是

孝經孔傳

近刻日本國孝經孔傳詞意繁複不類西漢傳注文字較之魏晉間人所作書傳體製更爲卑下蓋彼國人僞撰以欺世并非唐人所見之本也前有太宰純敘云明皇御注之文那昺以爲依孔傳者畢有特一二字不同尒子細核之天子章云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孝治章引亦以相統理聖治章引郊謂圜丘祀天也書湯誥正義孔注孝經圜丘與郊爲一事又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近刻注下文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亦孔傳語五刑章引聖人制作祀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感應章引祀君燕族人與父齒

皆近刻所無竊親章引恐其下有伏石涌水疑衍字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案近刻作伏石漏水復爲市朝遠防之也亦小異

孝經疏

今本孝經疏題云宋邢昺校則此疏似非出昺手卽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撰敘一篇亦不言作疏之人蓋疏非昺所撰也攷唐書儒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列於學官則疏爲行沖作無疑藝文志又有梁武帝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四家義疏惜皆不傳大氏用鄭康成本也陸德明釋文敘錄云古文孝經世既一不行今隨俗用鄭本今以釋文附刻明皇御注後而刪其鄭注之字故多不合經義攷引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攷昺自敘亦有今特翦截元疏之語

筍大也

尒正筍大也字本从竹與从艸之蓟字音義不同故郭璞注云蓟義未聞釋文筍郭陟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邢疏又引韓詩云筍彼甫田是直以蓟爲筍矣今案說文有蓟字無筍字其蓟字注云草木到从艸到聲亦不訓大鼓字注草大也韓詩之筍彼甫田必蓟字之譌景純非不見韓詩者蒙容以爲未聞而待後人之補釋乎玉篇艸部蓟字都角切韓詩蓟彼甫田竹部筍字豬效切補具也

稟廩也

釋言廩廩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案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益廩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葦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尒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

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原原者希少之名此其證

爾雅尒正紘篇

漢志尒正二十篇今唯十九篇仁和翟晴江灝云古尒正當更有釋訓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乃釋訓之錢缺失次舊志祖案廣正篇第一依尒正廣正無釋訓篇則晴江之說非也蓋釋詁分上下二篇故漢志稱二十篇尒近人以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正義引尒正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欲以紘篇充二十篇之數然尒正果有紘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且唐初作正義時尚存此篇則張揖魏人其舊廣正亦必沿用之矣尒正紘篇不知何人所作應攷

郭康成尒正本

郭康成尒正本與郭景純本多異如釋詁絲於也郭注絲詞於予皆語之詞絕釋文絲除又反於音烏詩無易由言簉由於也正義云釋詁文涼虛也詩我居圉孳荒簉荒虛也尒正釋文涼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郎墟之容無歐熙興也禮學記不興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尒正歆喜興也假已也詩烈假不瑕簉瑕已也正義云釋詁文釋言殷齊中也周禮以為民極注極中也賈疏云尒雅斯詮離也詩王赫斯怒簉斯盡也正義云釋詁文釋言文婑誅也詩後予極焉簉婑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屆極也詩致天之届簉屆極也正義云釋言文握具也詩夏屋渠渠簉屋具也苛疴也禮記苛政苛疴也洪震煊云釋天春為蒼天夏為昊天鄭讀春為昊天夏為蒼天見書堯典正義

尒正舍人注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尒正犍為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為郡文

學率吏員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竹汀云廣韻有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案姓舍罕見且名人疑未必然也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尒足注是其人姓郭尒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即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攷矣

南武城

日知錄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爲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以愚攷之殊不然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若會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縣於

兗州府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莒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亭林此條疑誤

說文脫字

詩詵詵兮釋文詵說文作辪會不容刀釋文刀說文作鼢彼黍離離釋文離說文作穲今說文無辪字鼢字穲字恒公六年傳不疾瘠鑫釋文鑫說文作廮云瘠瘵皮肥也今說文無瘠瘵字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乂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五

弁服釋例

爵弁服上

爵弁爲天子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已之服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疏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元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又云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

學海堂
興化任侍御大椿著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
云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元
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諸侯大夫
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疏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
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疏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
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
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
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

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注弁爵弁也又云祭於
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疏知弁爵弁也者
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
大夫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
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
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
案司服注及雜記注明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則
諸侯之卿祭於已不得爵弁明矣司服及雜記疏最合注
義王制疏謂公之卿亦爵弁而祭於雜記疏自相刺謬
又案王制疏云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不知天

子之卿當爲弁而祭若孤則當元冕而祭蓋天子之孤六命諸侯之孤四命命既異則家祭之服亦當有異也天子之卿六命與諸侯之卿三命不同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大夫再命不同故天子卿大夫家祭用爵弁諸侯卿大夫家祭用朝服天子上士三命與諸侯上士一命不同故天子上士家祭用朝服諸侯上士家祭用元端由此推之則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家祭之服必有異也若然天子之孤六命天子之卿六命命既同而天子之卿家祭以爵弁孤則元冕者攷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卿大夫家祭用爵弁諸侯卿大夫家祭用朝服

今攷禮運注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疏冕是衮冕弁是皮弁蓋衮冕爲天子祭先王及覲諸侯之服皮弁爲天子視朝諸侯視朔之服皆君之尊服私家藏此則疑於魯君若元冕爲五冕之最下非君之尊服六命之孤以元冕家祭與藏衮於私家顯異何所疑於魯君也至春秋傳齊莊公以崔子之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禮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孔以崔子諸侯之卿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卽不得以元冕藏私家若天子六命之孤既以希冕助祭惟不得以希冕藏私家元冕非助祭之冕又何嫌乎入己廟也諸侯之孤亦以希冕助祭乃不得以元冕家祭者以其四命止同於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家祭以冔弁則諸侯之孤不得踰之也

又案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當皮弁與郊特牲及玉藻疏天子大夫自祭亦冔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冔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以推天子大夫自祭亦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證天子燕於寢亦當朝服則皮弁是也行禮於廟卽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也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卽以例天子大夫家祭謂亦朝服哉諸侯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冔弁玄

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遍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
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君廟之服自祭己廟爵弁之下
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以入己廟故降
而服朝服耳若天子大夫四命尊與諸侯之孤同孤得爵
弁自祭則天子大夫亦得爵弁自祭可知故當以郊特牲
及玉藻疏爲正

又爲士助祭齊服

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注齊所服而祭也疏若三命以下齊
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云四命以上齊祭

異冠者以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
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
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又曰此
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
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
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
祭謂齊時一冠祭時又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
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
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
賁氏云王齊服服衮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不服爵弁者熊

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元端
義或然也
案士冠禮記及郊特牲云周弁殷冔夏收注均云齊所服
而祭也郊特牲疏云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
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異冠今考玉藻注四命以上齊祭
異冠蓋指大夫以下元冠祭元冠齊孤以上爵弁祭元冠
齊也專爲祭於己言之也若祭於公則大夫冕而祭士弁
而祭如皆元冠齊卽是三命以下齊祭皆異冠不當云四
命以上矣故趙商亦疑玉藻注若但施之於己祭不可通
於助祭康成答以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
服之何以亦異明玉藻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非爲助祭

言之也士冠禮記及郊特牲注於經文周弁之下云齊所
服而祭謂齊祭同冠爵弁也賈疏據士助祭之服也卽鄭志
所云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孔玉藻疏所云
助祭齊祭同冠者也而郊特牲疏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
解注齊所服而祭是以大夫士自祭之服齊祭同冠元冠
釋士助祭之服齊祭同冠爵弁非惟義例不合且以冠釋
弁尤易淆雜不可辨凡助祭士齊祭同服爵弁孤卿大
郊特牲周弁之下注云齊所服而祭鄭於士冠禮記及
可通之於四命以上齊祭同服冕鄭於士助祭言之亦
如郊特牲疏云三命以下齊祭同冠
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全與注意相反
又案隋志梁天監三年祠部郎沈宏議竹葉冠是高祖爲
亭長時所服安可緜代爲祭服哉禮士弁而祭於公請令

太常丞博士奉齊之服宏改用爵弁明山賓同宏議宏此
議與鄭志所云士爵弁助祭卽爵弁以齊隱相合而司馬
褖沮之由於不明鄭義爾
又爲士助祭之服
緇衣載弁俅俅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疏此弁
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
士冠禮爵弁服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
弁者冕之次
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
服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有孤之國其孤則希冕卿大夫元冕

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以
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
大夫則服褖衣其夫士則服褖衣以此言之卿希冕大夫元
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君祭也
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也祭於公助君祭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不腆先君之服注士爵弁韎衣裳以助
公祭
案曾子問太祝裨冕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
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太祝裨冕則大夫疏以天子太祝是
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太祝裨冕故云
則大夫據此則諸侯之太祝裨冕不爵弁卽與天子太祝

同爲大夫但玄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視佗父祭於高唐不說弁而死於崔氏杜注爵弁祭服爵弁乃士助祭之服周禮太祝爲下大夫小視爲士視佗父服爵弁而祭於高唐則爲天子小視之服矣豈視佗父本爲小視歟

又案隋志爵弁元纁無旒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即所謂士弁而祭於公

又爲繅祭士氓滌濯之服

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髮髲副笄六珈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褖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溉盛展衣否則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

絲衣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疏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

案士助祭之服爵弁知視滌濯亦爵弁者考視滌濯與祭同服少牢饋食禮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視滌濯也特牲記注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皆

元端然則主人視濯亦元端矣此大夫士家祭視滌濯之服且與正祭同助祭重於家祭知助祭冔弁服視滌濯當亦同也詩采蘩夫人視濯瀡服髮髻之服不得與正祭同以夫人與君竝尊非助祭所得擬也

又爲天子諸侯先祖爲士者之尸服

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疏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元端而服冔弁者冔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冔弁不服元端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當著冔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冔弁也若以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冔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疏尸服以士服者謂尸服元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冔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元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

禮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

雜記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冕兼言弁者君之尸

或服士大夫之服也

又爲釁廟遷廟祝宗人宰夫雍人及從者入廟之服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疏初

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

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

弁純衣

案大戴禮諸侯釁廟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

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據此

未入廟祝宗人等皆元服未著元服爲何服盧注以爲爵

弁孔雜記疏知其非爵弁者大戴云君元服於寢門內寢

門內爲燕朝地則元服爲朝服可知君在朝服朝服則祝

宗人等在朝亦朝服可知爵弁祭服也必如雜記疏所云

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乃服之耳

又案大戴諸侯遷廟禮君元服從者皆元服盧辯注云下

士即吉故畧同爵弁也下字當謂從者蓋從者中兼有卿

大夫即當裨冕但時未即吉故殺其服爲爵弁雜記釁廟

禮祝宗人宰夫雍人服爵弁純衣此遷廟禮從者當亦與

之同大戴此篇所云君元服似當爲元冕但攷詩瞉幹有

兩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謂爵弁服

緇衣而纁裳據此則諸侯未遇爵命雖朝天子而不得服

冕此遷廟方在練後士虞記注練而後遷廟時亦不得服冕審矣然則君元服亦當爲爵弁也盧注謂下末卽吉畧同爵弁謂畧同於君之爵弁也

又爲士冠三加之服

士冠禮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緇韐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

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案大戴禮公冠篇元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元冕無爵弁攷祭冕也皮弁爲諸侯視朔及在王朝之服朝服以朝元端以聽敬天尊祖心是衰職於此四加焉寓之若爵弁爲世子未受爵命之服見白虎通及鄭既爲公侯始行冠禮乃反用未受爵命之服於義未合又韍韐有明詩箋今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諸侯以爲復服雜記公襲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是也又以爲襲服雜記公襲爵弁二是也此皆用之於凶事不以卽吉公冠無爵弁亦猶司服於王之服不列爵弁以其不在祭朔朝燕吉服之數士三加爵弁與公冠異亦各有所指也

又爲士親迎之服

追師注昏禮女次純衣纁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疏案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袖衣則褖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

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容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注元冕祭服也疏案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

雜記士弁而親迎注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穀梁桓八年傳注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疏案士昏禮士衣爵弁是助祭之服則大夫以上及五等諸侯冕而親迎亦當用助祭之服也

案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親迎則服之一品服衮冕九旒九章二品服鷩冕八旒七章三品服毳冕七旒五章四品服絺冕六旒三章五品服元冕五旒無章六品至九品服爵弁皮弁六品至九品古之士也故親迎服爵弁唐六典又載三品已上有公爵者嫡子昏聽假絺冕五品已上孫九品已下子及五等爵皆假以爵弁服庶人昏假以緌公服又政和新儀品官服本職冕服品官子孫娶婦三品以上有公爵其嫡子昏聽假以四品冕服五品已下九品已上假以爵弁此皆謂士之子孫親迎亦假以士服

士昏禮乘墨車賈疏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嫡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據此則士之子得爵弁親迎惟嫡子耳故唐六典及政和新儀子攝父服皆以嫡子言之亦賈疏也士之庶子親迎尚不得服爵弁服其庶人之子雖攝盛不得服爵弁服可知明集禮品官子孫昏娶聽假用九品冠服餘並皂衫折上巾與唐六典庶人昏娶假以終公服義正同

又爲諸侯始命之服

瞻彼洛矣棘鞞有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朝天子既賜之命服爵弁服纁衣纁裳也疏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因服不得有棘鞞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命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棘鞞故知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

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

大司馬軍將皆命卿疏是以詩云緜翰有翼以作六師鄭注

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

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

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

視元士以詩緜翰有翼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

之緜翰之服也

雜記公襲冔弁一疏此是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

案白虎通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

曰緜翰有翼世子始行也云士服爵弁服也後儒以緜翰

有晙爲韋弁戎服不從鄭箋而不知孟堅釋詩已與鄭合

以是知漢儒釋經各有師傳也

又案周語晉侯端委以入韋昭注曰說云衣元端冠委貌

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

也今攷諸侯助祭裨冕自祭元冕不以元端委貌爲祭服

或說非也韋昭以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則元

端與鄭箋所云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爵弁一說不同攷

詩緜翰有晙乃諸侯世子初免喪服是緜翰之服見天子

也準以諸侯見天子之服當服上服上服則裨冕今世子

以士服見天子士之上服爵弁當諸侯之裨冕故彼以爵

弁服爲士服也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受之於武公

之廟攷士入君廟服爵弁服入已廟則服元端文公既依士服入已廟得爵弁也蓋世子未爵命不服冕故同於士但見天子則爵弁入已廟則端委服以事異而其爲士服則一故鄭箋韋注異而同也

又案續漢志及晉志均云爵弁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遂專以爵弁爲樂人舞服攷隋志三公之服九六日爵弁三孤之服八五日爵弁公卿之服七四日爵弁上大夫之服六三日爵弁中大夫之服五亦三日爵弁則後世尚以爵弁爲公卿大夫之命服與雜記公襲爵弁二義正相合

又爲士之命服

大宗伯再命受服注謂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繡屨疏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焉無命屨故知命屨中惟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繡屨故云命屨繡屨而已

禮器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又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

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冕弁無旒也曾子問太祝
裨冕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士服冕弁
服

案卿大夫以元冕爲命服冕弁以下其次也士以冕弁爲
命服皮弁以下其次也大宗伯再命受服鄭注謂大夫元冕士冕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上服爲命服也次服所施等殺或眡乎命數如天子大夫四命則以冕弁家祭諸侯大夫再命則以朝服家祭以冕弁朝服皆大夫次服故也若命服高下則惟眡乎冕不眡命數如天子之士雖三命與諸侯之卿同而三命之士惟得冕弁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天子之下士同而一命之大夫得服元冕於此見命服從冕數大夫士命服惟助祭得服之雖朝覲及家祭皆用命服之次故命服差等尤嚴山陰陸氏謂王之上士三命服元冕一命大夫不冕如此則命服不以冕異專以命異說殊不經據禮器士三之文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言冕之等止及大夫不及士則雖三命之士不冕明矣司服士之服白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言士不得如大夫服元冕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以爲夏殷禮以周制士不得有三旒之冕故也說文冕大夫以上冠荀子富國篇及大畧篇皆云大夫裨冕獨斷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衣元大夫裨冕言冕均不及士白虎通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冕弁無旒明

士止得冕弁也士冠禮冕弁爲三加之服而冠義云三加彌尊則士之尊服至冕弁而止今陸氏必以禮器士三旒爲士得服冕之證誤矣陸氏又謂一命之下大夫不冕而禮器明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則無論上大夫下大夫皆冕而不弁陸氏何得云下大夫不冕乎此又可以禮器折之矣

又案陸氏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據禮器士三之文康成以爲夏殷之制蓋實有所據攷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大傳此二節乃釋皐陶謨五服五章之文則爲唐虞之制禮器謂士三旒雖與大傳所云士冕服相近而禮器謂士元衣纁裳與大傳士山龍之文究不相合則既非周制又非唐虞之制故注以爲夏殷禮也合周禮禮器注及尚書大傳攷之士之服在唐虞則服山龍至夏殷則降而元冕至周則降而冕弁易代改秩差等晝然而陸氏以異代之禮遂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不明鄭義而斥之是妄而已矣

又案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鍔謂此言卿大夫元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元衣

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同據此則王之上士中士得以元冕爲命服矣又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鷩又謂元冕下有冔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元冕中士冔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爲首今攷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一節據天子之侯服言之也孤之服自希冕而下一節據天子之孤卿大夫言之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一節據天子之士言之也蓋司服本掌王朝班服今鷩指此二節皆爲侯國之制是畧王朝而詳侯服既失司服職掌又攷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箋弁冔也冔弁而祭於王士服也據此箋云祭於王則省胜視濯不得謂非天子之士乃經止云載弁俅俅則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均不得服冕明矣乃鷩又云天子之上士元冕中士冔弁然豈得謂此載弁俅俅者止爲中士下士其中不得有上士乎鷩之說蓋不待辨而自窮矣

又案大宗伯再命受服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元謂此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冔弁服據此則再命受服兼含士受冔弁服又攷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注命夫之命履繶屨又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疏士之命服冔弁則繶屨此皆謂士受冔弁爲再命以上之士但攷玉藻一命緼韍幽衡注謂公侯伯之

士一命疏謂緦緅當冕弁緅黗大宗伯疏謂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冕弁以助祭據此則諸侯之上士一命天子之下士一命皆得服冕弁矣又何待再命之士也今攷月令孟夏鸞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疏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然則冕弁郊廟之服必再命之士乃得受繭於公家其一命之士雖得服冕弁而典絲不以絲物授之即不得云受服也又攷內司服凡命婦其衣服注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疏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士則不其然則不受服者公家不供其服非不得服也又攷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夫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亦必比附一命之士而爲之儀不命可以比附一命猶之爵同爲士一命之得服爵弁可以比附再命也

又爲諸侯之復服

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又爲士之復服

夏采疏以爵弁者凡復者皆用上服故用士助祭之服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注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鄭言此者欲見復時惟用緇衣纁裳不用爵弁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

既夕禮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疏左執領謂爵弁服也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注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

喪大記士以爵弁注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疏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疏爵弁二者元衣纁裳二通也

又爲大夫之襲服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裼税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又曰爵弁一者第四稱也

又爲士之襲服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注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

又爲公之謚服

雜記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

又爲天子承天變及哭諸侯之服

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傳皮弁質服以應天疏

鄭元以爲爵弁者承天變降服
大宗伯再命受服賈疏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
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
王哭諸侯亦如之注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
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衰於國則王爲之緦麻不應直哭
爲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緦麻不應直哭
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衰衣案彼注
云麻不加於采絰衰字以其遙哭諸侯著爵弁衰衣而已不
合加麻絰於衰衣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
司服疏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
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
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
首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衰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
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
衰字也時人閒有弁絰因言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總衰
也疏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
諸侯也爵弁衰衣
穀梁文十二年傳男子二十而冠注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
在金縢疏案尚書金縢無成王十五而冠故彼鄭注云天子
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

故降服也

案金縢王與大夫盡弁孔傳以爲皮弁鄭注以爲爵弁弦
獨斷周曰爵弁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者皆以布中古
以絲則亦以金縢之弁爲爵弁矣天子哭諸侯爵弁絰爵弁絰
可知天子以爵弁爲哭服皮弁則爲天子常朝吉服發金
縢而服皮弁仍是服其常服何以示變耶故鄭注較確
又案爵弁加於錫疑總三衰則得絰以三衰非采也又變
爵弁而素則非吉弁故可加絰哭諸侯爵弁絰衣絰衣元
故云采若加絰則是麻加於采矣又此爵弁爲吉弁與素
弁異故不絰此天子哭服所以異於弔服也
又案檀弓注云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疏諸侯以下

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今破哭服與弔服有殊文王世子公
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云君雖不服臣卿
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
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故文王世子又
云弗弔弗爲服然則哭而不弔不爲弔服也又弔視主人
當事不當事之節往有常期即有常服哭或出於倉卒主
於盡哀不暇辨服在吉則或以吉服往在喪則或以喪服
往梁書天監十八年武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左將軍馮
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者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
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是在吉則吉服往者也雜記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哭服新死者之服則期以下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此以喪服往者也蓋弔事弁絰服已身有喪不得釋重服而服弁絰故不弔也哭異於弔不行弔禮不必定從弔服故不得弔者或得哭也宋崔凱服節曰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哭之矣是弔則必變服哭不必變服之證也據檀弓天子哭諸侯不見尸柩則爵弁絺衣是哭又以見尸柩與不見尸柩異其服然則哭以弔服或不以弔服各因其變非若弔服之有常也

又案魏書太和十五年高麗王死詔曰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哀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死者此卽檀弓注所云天子哭諸侯不見尸柩者也服素委貌白布深衣蓋未弁爵弁絺衣之制耳詳玻詔義似以天子哭諸侯古有服哀之制特因久廢不得卒爲之然不見尸柩概用哀服不見於經或禮家相傳如是乎

又案白虎通引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絺衣無絰字則庾成以爵弁絰絺衣絰爲衍字白虎通是其明證

爵弁重於皮弁

士冠禮疏此皮弁服卑於爵弁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

雜記縗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

弁服於中庭疏冕弁受於內豎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
階元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有爵弁

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
爵弁疏士入廟助祭乃服冕弁者士衛王殯
與在廟同故冕弁也鄭元云赤黑曰爵言如爵頭色也爵
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爵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
禮圖云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爵弁者蓋以周禮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
言爵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

案釋名以冔韋爲之謂之冔弁則顧命傳所云爵韋弁也
冔弁一名而有用布用韋之異凡經傳所稱冔弁皆三十
升布爲之者也惟此孔傳及釋名有冔韋之制陳祥道諸
家遂以冔弁爲韋弁其說之誤詳辨於後

有素冔弁

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冔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
羔裘元冠不以弔絰大如總之絰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
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
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
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

經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
疏云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
服客則不用元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
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又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
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
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爲亦
錫衰弁絰不言朋友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
弁絰
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注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
弁而素所謂素冠也疏案曾子問云麻弁絰鄭云麻弁絰者

有弁而加環絰也此不言麻者皆素爲之又云詩庶見素冠
分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弁
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
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冔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
之弁不辟積疏弁辟積如冕繅之就然者以其弔服非吉故
無飾故辟積有數也又云不辟積者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
無旒故知無此等注云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
云韋弁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也
喪服記朋友麻注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
檀弓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疏鄭注司服云弁絰如爵弁

而素加環絰鄭知加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絰是爵弁也

弁絰葛而葬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疏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又曰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又曰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皆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又曰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啟變也此五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髽見婦人也

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

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注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疏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案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殮之間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卽明與殯之前理亦弁

絰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冠弁而加此絰焉散帶疏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尙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會固宜弁絰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於序端注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冠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疏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尙弁絰明自爲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

天子士同

服問當事則弁絰注弁絰如冔弁而素加絰也

穀梁莊三年傳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疏知天子諸侯易服而葬者檀弓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元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謂未葬以前服麻葬則易之以葛也

案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訂義載宋儒之說謂弁絰皮弁而加環絰明劉績三禮圖云惟弁絰去絰不去絰亦名皮弁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有絰者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士冠記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皆指無絰者也此說之謬沿自宋儒而加甚惟弁絰去絰不去絰句大意謂弁絰無論去絰不去絰皆得名皮弁以弁絰本卽皮弁而加絰耳　鄭司服注云弁絰者爵弁而素加環絰檀弓疏云用素絹蓋弔服之素弁與凶服之縞冠同均以白絹爲之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素服者縞冠也穀梁成五年傳君親素縞注素衣縞冠於以證凶災素服其冠多用縞素弔事加麻用素服之冠則比喪冠爲吉比吉冠爲凶鄭注以弁絰爲素爵弁深得禮意又按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絖衣蓋爵弁於天子非吉弁故哭諸侯用之弔則哀深

於哭故用素爵弁而加絰示弭凶也若天子弁絰用皮弁則是轉用吉弁矣非禮意也又弦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蓋子當投冠括髮之後雖未冠喪冠而弁用縞素已與喪冠相近故環絰焉若弁絰卽爲皮弁則是以視朝視朔之吉弁臨親之殯在弔者且爲非禮況子身乎故宋儒以弁絰爲皮弁於喪大記此文更爲難解又喪服變除明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卽謂子弁絰也云素弁則以白絹爲弁非皮弁明矣宋儒不信鄭注而又不信喪服變除究將以何者爲信乎至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蓋諸侯弔已臣弁絰弔異國之臣皮弁以皮弁旣非素弁又不加絰故以之弔外臣哀有殺也小記不云弁絰錫衰而云皮弁弁絰異制而劉績謂小記皮弁爲弁絰繆矣

又案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注曰弁絰大夫錫衰相弔服也疏謂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殮之間怪鄭注錫衰今破經文明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但玩一亦字節次前後已明蓋二殮之間弔服已用弁絰至於殯時與二殮之間亦同亦之云者以後襲前之辭也非追記之辭也但

鄭注明云錫衰疑二殮之間不得用錫衰故南北諸儒怪之不知鄭注但云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不云二殮之間服錫衰也疏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亦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然則弁絰而服錫衰緦衰疑衰天子弔服之正也弁絰而服錫衰諸侯卿大夫弔服之正也衰而不弁絰弔服之變其冠者也司服注喪服小記皮弁絰而弔服之正制以釋之故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不謂二殮之間大夫之哭大夫必錫衰而不皮弁服也南北諸儒怪

此注錫衰二字由誤會注以錫衰爲二殮之間弔服耳至孔疏因注中錫衰二字遂以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爲成服後之弔服則又於下大夫與殯節次前後相亂即與亦弁絰亦字之義相妨矣

又案公大夫士弔服皆用素弁而於親始死環絰惟大夫以上用素弁士則用素委貌者蓋親始死雞斯徒跣盡去冠飾至小斂不得已而用冠亦必從其殺者士以弁爲上服大宗伯再命受服謂士所得受者止於弁服蓋不得服冕則以弁爲上也士於親始死若用素弁弁爲之非所以示殺也故用素委貌公則倣吉時之上服而爲之大夫之用素弁以弁非其上服故也而公以弁爲

始命之服天子之大夫以爵弁爲家祭之服檀弓且投其冠注云素委貌疏謂武权殺冠武权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然則雜記注大夫以上素爵弁惟據天子大夫　公大夫之用素爵弁則殺而不失其敬也士用素委貌亦然又玻親始死而環絰惟天子之士得素委貌諸侯之士下及庶人并不得素委貌情至哀則服至殺故卑者不飾熊氏云士喪禮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　至於弔服雖庶人亦得素委貌以禮加人不得不飾也必使庶人弔服別於士大夫則庶人不得素爵弁必使士大夫弔服別於庶人則士之弔服不可素委貌也士於弔用素爵弁於親始死用素委貌義各有所取也又案弔服弁絰之制漢魏六朝諸儒皆以弁爲素爵弁漢戴德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絰吳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魏博士杜希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周人去元冠代以素弁又云又禮曰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殮之事去吉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元冠代之以素據此諸說弁絰用素之義最爲鑿鑿皆可與鄭注相證未有以弁絰爲皮弁加絰者故魏書高祖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絰弁絰之用素爵弁不用皮弁在當時猶明本制惟戴德謂諸侯會遇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絰或以會遇當依聘禮服皮弁諸侯因會遇而卒變出非常故相弔仍冠聘服之弁而加絰以示變於常耳固不得以例弁服之通制也又案敖繼公釋弁絰葛而葬謂弁絰之絰麻絰也葛葛帶

也與鄭注素弁葛絰異訓今斑喪服小記疏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異也繼公謂檀弓弁絰葛而葬葛爲葛帶非葛絰則天子諸侯葬服素弁與卿大夫素弁無異不知禮意而妄言之故其弊如此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母死劉歆議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衰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莽自爲其母而服司服之弁絰服顯與經違並無所庸其附會矣故謂弁絰有葛絰麻絰之殊亦與鄭義異

又案隋志載後周制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總衰以哭諸侯疑衰以哭大夫皆素弁環絰所云素弁環絰即司服弁絰服之制凡弔服用素弁若檀弓所云天子哭服則直用爵弁而不素矣蓋弔見尸柩故用素弁哭不見尸柩故不用素弁也讀禮通攷載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絻衣一條在弔服弁絰例中則哭服之爵弁與弔服之素弁似混爲一矣

又案隋志云皆素弁環絰注云如爵弁之數之數二字最不易解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疏以其弔服非吉故無

飾故辟積有數據此則隋志於素弁之下當注云辟積如縰就之數不當云如會弁之數也鄭注司服云弁絰如會弁而素疑隋志注如會弁之數之字當爲而字之誤數字當即素字亦以聲同而誤耳

有布會弁

會子問則子麻弁絰疏衰苴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京及詩云麻衣如雪同加云布弁如會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冕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會弁也

案獨斷周曰會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然則會弁本以布與六冕同今注云如會弁而用布何耶

玻獨斷又云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者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則當時弁冕皆以絲矣惟此弁獨用布耳據孔疏以麻衰及麻衣如雪釋經文麻字則此麻弁爲白布弁而注但云用布者玻士冠禮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云布白布也蓋布質本白但名曰布所以別於已緇之布也注云如會弁而用布言會弁本以緇布或緇帛爲之此則如會弁而白布耳此注布字正與太古冠布之布同孔疏以麻衰及麻衣如雪爲解與經文麻字注中布字義均合雜記小斂環絰君大夫一也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注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此其
縗服則未成服也子當素爵弁乃變素用布者以喪從外
來哀有加也且以示變也禮成服始杖今未成服而已杖
亦變於常也蜀譙周謂國君爲卿大夫弔皆錫衰布弁而
經攷司服注國君於其臣弁經則素弁也不以布弁用布
弁者惟曾子問子麻弁經以待喪之外至耳殊與弔服不
合

一曰冕

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郊特牲
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
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

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
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
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案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後漢志曾弁所
謂殷冔夏收者也冔收之制不可詳以曾弁推之似亦曾
弁之類也但攷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
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服皆元
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是鄭注明以皇
冔收爲冕服故史記裴駰集解引太古冠冕圖亦曰夏名
冕曰收據此則冔收即夏殷之冕馬端臨因經傳冔收多
與周弁對舉遂以冔收爲弁且謂夏殷之祭用弁以弁爲

殺於冕不知論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此夏祭用冕之證太甲中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奉嗣王尚以冕祭必以冕可知故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注此祭冕服也朱綠倣夏殷禮然則夏殷祭服未嘗不以冕也鄭注兼以冕制釋冔收其義最合而士冠禮郊特牲云周弁殷冔夏收皆以夏殷之冕與周弁對舉者論語服周之冕包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皇侃義疏周既文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據此則冕至周始稱文而備可知夏殷之前尚未文而備也曾弁亦冕之次特冕備文飾弁不備文飾耳冔收不備文飾即類周弁故士冠禮郊特牲曰周弁殷冔夏收正明周之弁似夏殷之冕豈以冔收爲弁乎詩常服黼冔爲殷卿士助祭之服則冕服也白虎通引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冠微子爲公侯助祭安得非冕黼冔之黼即元袞及黼之黼常服黼冔疏周冕無繡黼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六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爾雅袞黼也疏謂詩止言元袞及黼不言黼明有黼必有黻然則詩云黼冔亦黼黻俱備知黼冔爲黼黻而加冔即知冔爲冕也故毛傳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以周之冕決夏之收殷之冔皆爲冕也士冠禮郊特牲以夏收殷冔對周弁言冔

收之制近乎周之弁也王制以夏收殷冔對周冕言冔收在夏殷爲冕猶夫周之冕也毛傳夏曰收周曰冕蓋專據王制夏后氏收而祭周人冕而祭之文耳孔疏因士冠禮郊特牲既明有周弁之文今毛傳乃不云周弁而云周冕遂竝疑周弁之文乃實冕而通言弁豈知士冠禮郊特牲所云周弁專釋士冠三加之爵弁非冕也安得云實冕而通言弁乎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一條謂周之冠與夏殷之冠名異實同也周之爵弁似夏殷之冕也三王又改弁殷冔夏收一條謂周之皮弁與夏殷名實俱同也又共皮弁素積一條謂周之爵弁與殷冔對舉而周弁鄭自解爲素爵弁其素積不得因冔收爲冕而並指周弁爲冕此其證也　馬瑞辰

端臨因士冠禮郊特牲殷收夏冔與周弁並舉則謂冔收亦爲弁孔穎達詩疏因王制夏收殷冔與周冕並舉因謂冔收亦爲冕孔疏是也但冔收既爲冕而士冠禮郊特牲乃以冔收對周弁似非其類故孔詩疏又以周弁之弁乃實冕而通言弁不知冔收自爲冕故王制曰夏收而祭殷冔而祭周冕而祭周弁自爲爵弁因其與夏殷之冕制度相近周弁有冕無旒何休廳劭皇侃之流皆謂夏殷之冕無旒則制相近也　故士冠禮郊特牲皆連類而書曰周弁殷冔夏收耳解此則二家之惑可釋矣

或曰章弁

案陳祥道鄭鍔易被諸家謂韋弁卽冕弁今攷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又曰士之搢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疏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等衰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蓋謂公之服自衮冕以下皆得服衮冕而上大裘則不得服也故曰下不得僭上此例之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始得服皮弁之上不得大夫之元冕不得服卽韋弁亦不得服矣聘禮賈疏司服先云眡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蓋上文明以皮弁衮韋弁此文於士之服但以皮弁爲首則皮弁之上韋弁不得服可知又攷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司服於士惟言皮弁弁師於孤卿大夫始兼言韋弁則大夫以上得韋弁士不得韋弁之確證也故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以司服不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止云自皮弁而下故也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弁鹿皮冠詩會弁如星誘此注蓋因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故謂庶人弁不得皮弁耳秋興賦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李善注引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李善引周禮士弁服而以白虎通皮弁作證則以司服士之弁服止自皮弁而下也李善詞人尚識此義如諸家之說韋弁卽冕弁然則士以冕弁爲命服卽以韋弁爲命服矣司服當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不得云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乃又云禮記但言冕弁不言韋弁周禮

但言韋弁不言爵弁以爵弁即韋弁也然此又何解於儀禮既言爵弁又言韋弁乎乃又云詩韎韐有奭爲將六師之服云韎韐則爵弁也將六師服爵弁可知爵弁即兵事韋弁服矣不知此諸侯世子除父喪三年服此爵弁始命之服以來朝非韋弁服也鄭箋明云其服爵弁服材衣纁裳則不得以韎韐爲韋弁服矣蓋世子未受命猶同於士故服士服以聽君任將之命耳左氏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云黻冕則命爲卿之服也豈亦得以其將軍而指爲韋弁服乎況爵弁如爵頭色赤而微黑所謂五入爲緅者也韋弁以韎染乃淺赤色所謂一入爲纁者也纁緅二色顯異而諸家謂爵韎同色何

即或又引顧命雀弁孔傳雀韋弁爲證彼文孔疏已不從孔傳且即以雀韋爲之亦止得曰雀弁不得曰韋弁釋名曰以雀韋爲之謂之雀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最爲分析況爵弁用布見於白虎通獨斷漢禮器制度續漢書志三禮新舊圖及鄭注可爲典要而以韋爲之特別說耳安足據以爲證乎又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楊倞注韋弁謂以爵韋爲韠而載弁也倞不以此士韋弁爲司服韋弁者以司服但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士不得韋弁故以韋韠戴弁解之又按荀子富國篇明云士皮弁與司服經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相合不應於大略篇別云士韋弁然則

大畧篇之韋弁實富國篇之皮弁皮弁而名韋弁孔疏云皮韋同類故通稱也蓋對文則皮韋異稱司服之韋弁皮弁是也散文則皮韋通稱荀子富國篇之皮弁大畧篇之韋弁是也淮南子覽冥訓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蓋謂皮韋之相似也攷工記攷工之函鞮韋裘而統名以攷皮則皮韋通名也弁師冠弁服疏王制疏左氏昭十二年傳疏皆以皮弁爲韋弁之通稱則荀子士韋弁實卽皮弁非韋弁明矣明乎士止得皮弁不得韋弁則知爵弁之非韋弁矣蓋士不得韋弁而得爵弁故也

攷坊記注在軍同服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公羊成元年傳逢丑父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卽在軍君臣同服之證然攷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韋弁惟卿大夫以上得服此爲確據如士以下皆得韋弁則在軍之士甚多韎韋之跗注亦甚多卻至又何獨以此衣著異而見識耶

爵弁無旒與無旒之冕同惟不俛爾

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疏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一

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可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

士冠禮爵弁服疏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

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

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弁冕注夏日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　何氏以爲弁冕之形制一耳但加旒爲異矣

案爵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破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又攷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